

在她脸上，
他认出了自己的宿命

长篇
小说

伍倩
著

同心记

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长篇小说

伍倩
著

匣心记

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匣心记.2 / 伍倩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79-8

I. ①匣…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4171号

书 名 匣心记.2

著 者 伍 倩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罗雪峰 李淑红 康天毅

文字校对 文 浩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封面插画 钱 妤

版面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079-8

定 价 36.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厘心记

第五章 定风波 / 001

第一个，跟着第二个、第三个……
自后就是潮水一般的兵丁，
他们扔掉了手里的武器，向待死的皇室冲过去。

第六章 点绛唇 / 076

自今而后，青田属于齐奢。
即便她在九十九地之下，他在三十三天之上，也没有一丝妨碍。
爱，原是通天塔。

第七章 醉太平 / 141

她把肢体与灵魂全部交给他，泪水奔涌而下。
他与她的每一次交合，
都是赐还这麻木的娼妓，一副洁净敏感的处子身。

第八章 贺新郎 / 225

世上的姻缘原如此，
有的，是人们倾举国之力来促成；有的，则是倾举国之力来拆散。

定风波

—

雨，点点滴滴地落上了山间的小亭。山以皱、漏、瘦、透的太湖石垒成，亭飞六角，斗拱挂落，名曰“玉壶”。玉壶亭中幽幽倚坐着一位佳人，佳人却无那冰心一片^[1]，只有好一场跌宕风光。

香寿痴目望雨，看每一滴雨珠有去无回，似人生。她的人生起始于四个字：扬州瘦马。扬州是古来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瘦马指的是清瘦苗条的妙龄女子，皆来自贫家，自小被人伢子买去授以从琴棋书画至记账管事的百般淫巧，他日再卖予富商为妾。

香寿是瘦马中的千里驹。她是遗腹子，原籍淮南，母亲改嫁，就将还在襁褓中的她给了位以“养马”为生的“干妈”。干妈见其母标致异常，遂将香寿居为奇货，竟当作大户人家的小姐娇养。香寿长到十三岁，不负重望地出落得沉鱼落雁、

[1] (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闭月羞花，头一遭下绣楼，见了个下巴溜光的老头子。干妈就强迫她在这老头子面前除去衣衫，真像一匹马一样，被他干巴巴地检查手、脚、口齿、双乳、腋下、两腿间的私处……一切。老头子走后，香寿羞得又哭又闹，干妈却乐得拍手弯腰，“哭吧哭吧，只管哭个够，后半辈子可就只有你笑的了。你知道干妈替你寻了什么人家？告诉你，天底下除了皇上，就是他！”

上路后，香寿才得知那老头子名叫应习，是皇宫中司礼监掌印大太监的心腹，奉上司之命寻找一件“礼物”，用以讨好新当权的摄政王。香寿就这样跟着应习辗转万里，而跟着她的则只有老家一位姚姓的奶妈。来到北京城的第七个夜晚，从小到大都和她寸步不离的姚奶妈被带走了，她一个人被安放在一张大得没边没沿的螺钿雕彩漆大拔步床上，身上裹着层薄薄的鸳鸯被，每一次因紧张微动而产生的窸窣声都更加使香寿感到自己是一件被装进锦匣、卷入绸包的礼物，等待着被拆开。随后，有了一阵很特殊的步履声，和一双拆礼物的手。

次日，香寿就被一顶小轿抬入了摄政王府。长达半个夏季，她是满府姬妾中最受宠的。秋天来临时，她怀孕了，不过香寿并无半分的喜悦，因为摄政王有个很古怪的规矩：每次行房毕，都会有虔婆推拿女方的后股穴并喂下汤药，不令结胎。是姚奶妈费尽了手段贿赂主事太监，才可令香寿偶尔躲过。然而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说法，说之前的一位妾妃“意外”怀孕后又拒不服用堕胎药，竟被人生生地踹腹落胎。因而香寿怀抱着牺牲的悲壮，恸哭、磕头。面前的高桌大椅后是久久的沉默，沉默后，传来了一声叹息，再传出的就是：瘦马香寿被获准留下胎儿，并将被晋封为世妃。

但，香寿是那样年轻，太年轻了，无知而无畏。姚奶妈在她耳边日夜不停地煽风点火，终使她理智尽失地觊觎起一样万万不应觊觎之物：正妃大位。自摄政王十七岁丧妻，这个位子就一直虚悬。姚奶妈告诉香寿，论出身，她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其他妃嫔，可她是唯一一个有人撑腰的！姚奶妈慈爱地抚着香寿日益隆起的腹部，抚着个渐圆渐满的愿望，任何威胁到这个愿望的人，她说，都该被香寿

视为眼中钉。一枚钉子是王嫔端儿，她受宠的程度仅次于香寿，另一枚钉子则是家族身份最尊贵的侧妃冯氏。于是，借一次摄政王离京的机会，姚奶奶就替香寿动了手。直等前者归来，香寿新拔过钉子的两只眼仍是红红肿胀，看起来如同伤心欲绝：端儿在假山上的石阶滑了脚滚落，活活摔死，隔了两晚冯氏就暴病身亡，原来，是冯氏出于妒忌派人推端儿坠山，却又熬不过良心的谴责，惊悸冤魂索命而亡。在聆听下人禀报的过程中，摄政王的一双眼始终盯在香寿的脸上。

到得夜间，他来至她房中，在对面坐下，“寿儿，我曾经非常喜欢你，喜欢到可以纵容你的小聪明，现在看来，恰恰是我的纵容害了你，这也许是我迄今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不过你要知道，对于自己的错误，人都很健忘。你这么聪明，一定懂我的意思。”说完他就走了，没再多看她一眼。第二天，太过心事重重的香寿并未留意到例行的安胎药不一样的味道，过了四个时辰，她就失去了将近五个月的成形男胎，并且自此以后，也再未得到过任何一次受孕的机会。

千般的恩宠，一夜间烟消云散。府中管事的继妃詹氏下令叫香寿“静养避世”，香寿从云端跌落到永巷，开始了幽居生活。她一度花香鸟语、人言喧嚣的院落中，落叶堆了几尺厚，冬来，花枯树死，炭冰火冷。曾亲如姐妹的妃嫔、殷勤备至的仆婢在经过这座院子时都掩鼻而过，好像在躲避着麻风病人。香寿曾把珍贵的银裘随手撂在炭火上，一烧好几个洞，现在，她只希望能有一件棉花稍厚实些的夹袄。她曾嫌蟹粉酥太油、茯苓膏太腻，一把扫翻了银花碟，现在她却因饥饿而彻夜哀哭，叫使女去厨房讨点儿冷饭，使女的脸色比饭菜还要冷，“主子不得脸，已带累我们当下人的受了多少闲气，还要让我们往人前讨没趣儿。”姚奶奶在一头气得扑上来就给了使女一下，“小逼不去，老娘去，难道住在这金子打的王府里，倒饿死了妃子娘娘？”

悔不当初，悔不当初，当初只道是寻常。

一年又一年，每每忆起当年的荣光，香寿还会在心里暗怨姚奶奶，也怨自己竟听信其愚昧的毒计。但一年又一年，也全靠着姚奶奶皮糙肉厚地把她连拉带扯，

才让她在无数人的践踏中活下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香寿认命，也习惯了臭虫般的生活；碰见人总要被拍打两下，碰不见，就躲在自己的阴角里，抑或像今天，躲在最高处的山亭痴痴地观雨，一边哀悼，一边挥霍着青春。

她深重地叹一声，把身上一件已半褪色的茶绿遍地金比甲裹紧些，抵御雨中的微寒。侍立其后的姚奶妈还是那一副凶眉愣眼的形貌，额前扎着髻麻裱绸的黑头带，闲极无聊地拍拍这儿、摸摸那儿，堵着嘴咳一声道：“娘娘，下着雨呢，净在花园里耽搁什么？回屋去吧。”

香寿扭过脸，蛾眉秀目淡淡愁，似一陌魂断雨中的白梨花，“就是下着雨才好出来转转，要不撞见谁，又惹一顿排揎。”

“那也别坐在这亭子间里，王爷出京打猎，府中到处都在粉刷翻修，这么瞧下去，殿顶全叫木架子遮着，有什么好看？”

“我就想在高处看看，奶妈你别管我了。”

“哎呀，娘娘你在这风口一待半日，万一受了寒可怎么好？你忘了前几回生病要药没药、要人没人，还不全是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娘娘你就当体谅体谅我这老婆子。”

香寿听得这话，面上的愁意更浓，却只有怅寥地起身，正待移步，却忽然住了脚。玉壶亭是整座摄政王府中的至高处，四方的景色尽收眼底。向东望，层层大殿的重檐九脊、琉璃瓦顶上全搭着工棚，因落雨，并无工匠，只空留着一地的石材木料。这时，却不知打哪儿冒出来三条人影，都身着蓑衣，一个像是工头，监视着前面的两个工人抬住一只大箱，一起往府内宗庙后的寝殿里去。过了好一阵，那两名工人就四手皆空地折出来，似乎又听了工头的命令，猫着腰在拖车里翻什么。就见工头退了两步，把一把铁锹摸在手内高高地抡起。只一瞬，两名工人就先后倒地。工头探过了鼻息后，拖拖拉拉地摆放好尸体，放开了嗓子大喊：“来人啊，跌死人啦！有工匠从高架上滑下来跌死啦！”

遥遥地，香寿和姚奶妈俯瞰着全程。姚奶妈嘴一张就要嚷，却被香寿一把捂住，

香寿的另一只手死死地捂在自己的嘴上，她不懂这一切是为什么，但她懂，需要拿人命来掩盖的，一定会是个要人命的大秘密。

不多久就有三三两两的人奔来，询问情况、检看尸体。香寿趁乱拉了姚奶奶溜出玉壶亭，急慌慌地踩在下山的苔石上，一步一滑。

等相搀着回到了院房，天居然已黑下来，比往常的掌灯时分早了近两个时辰。姚奶奶把一个小丫头连推带骂，丫头才无精打采地点亮了桌上的一盏银锭风挡小灯。香寿坐在桌边向这灯怔望了一刻，忽然将其攥进手里，“噗”一吹，“奶妈，事情不对，咱们得看看。”

姚奶奶起先不愿意，被如此一说，也慌了神，忙擎了伞陪香寿悄然行至东苑。祠堂前的案发现场已经过处理，人迹、血迹尽灭，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香寿回目环望，跨过了一地的砖石瓦当走去寝殿前。寝殿在用于祭祀的享殿后，是王府内供奉祖先牌位之所，一室阴气。她深呼了一口气，掏出怀内的小灯，“奶妈，替我点上，你在外面守着。”

一捻小小的火苗飘飘忽忽，香寿持灯独自迈过了门槛。大殿内黑咕隆咚，她憋住缭乱的呼吸一丝不苟地查探着，末了，一身汗地倚靠着楹柱，惊疑不定。分明看到那几人抬进了一口大棕箱，却犄角旮旯里遍寻不获，统共这么点儿地方，能够藏到哪里去？她把灯举高到头顶，再一次检视着光线可及之地，眼一亮，定在了偏角的一顶雨蓑上。香寿立马记起那三人最初进殿时身上皆披的有蓑衣，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两具尸首却有一具光秃秃的，必是在殿内干活时脱去而忘记穿回。

她快步走去到当地，把五彩镶鞋在地下跺一跺，一听着回音发空，心里就有了底。即时将灯盏放开在一边，贴地跪低，以手沿着地缝摸索，不多久就摸到了一处似有松动，赤手抠了两三次，又从堆放在一隅的工具中挑出一柄铲子，再三尝试后，终于费力地撬开了地板，其下露出的正是那口大箱。香寿急不可耐地探出手揭开了箱盖，拿近灯。她先是眨了眨眼，继而就猛缩了一下头，浑身发冷地干瞪住箱内无比可怖的事物，头脑中仅仅回荡着一个字：搬！

“不能搬，当然不能搬，”约莫过了一个时辰，西太后喜荷就在慈宁宫的偏殿内说出了这句话，“搬走这一箱，还会再飞来另一箱。”

地面上铺着双龙戏水的绒毯，香寿就在绒毯前窈窕而立。她头戴着一件银叶小插、一朵绒绢通花，低眉顺目地盯着自己鱼鳞裙的裙尖，“奴婢也是这么想的。这伙人既然能抬着这东西大摇大摆地进出王府，府中必有内应。未免打草惊蛇，奴婢已将一切按照原样摆回。”

喜荷紧捏着彩凤椅的扶手，微微倾过了身体，“你发现后为何不去告诉料理府中事务的继妃詹氏，而要舍近求远地跑来慈宁宫？”

香寿捏弄着两手，把头愈加地低下去，“奴婢不敢同太后隐瞒，继妃娘娘对奴婢的成见很深，平日里概不许奴婢请安伺候。奴婢见事态紧急，一来怕继妃娘娘不予召见，二来想着就算禀告了继妃娘娘，娘娘也定要进宫来向太后请示对策。这么一来一回，耽搁时间不说，只怕引人注目。还不如奴婢位卑人轻，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来禀明太后为是。如今的内官监掌印太监应习公公是奴婢的旧相识，所以奴婢托了他，趁落锁之前私潜入宫。奴婢自知有违宫规，请太后责罚。”

“听说应习是你的义父？”

“不不，跟圣母皇太后回话，那都是误传，应公公只是——”香寿面颊一红，仿佛田田绿叶被风卷起时乍现的一眼迷姿花影，“奴婢的媒人。”

喜荷“哦”一声，举起了右臂推一推仙游髻中的玉搔头，“你虽贵为摄政王世妃，这么多年倒是第一次入宫觐见。宫中事即天下事，而天下事皆系于天子一身。当今圣主年幼登极，难免有人惑乱圣心、败坏纲纪，能够秉持正义、忠心事君的良臣，当中之楷模就是你的夫君，而你又如此伶俐过人，我心里喜欢得紧，不单不罚，还要赏。玉茗，取我的匣子来。”

说“匣子”，却用了两名宫女才抬入，是口四角包金的大皮箱，打开后满室辉煌。箱子衬着黄绫底，分五格：一格装着宝石，一格装着珍珠，一格装着美玉，一格装着金银，一格装着杂件：全是各色的首饰佩物。喜荷令人取出了最后一格放去

到几案上，摆了摆手，“你自挑一样，当我赏你的见面礼。”

香寿惶恐交集，倒头下拜，“太后的御用首饰，奴婢受不起，奴婢不敢。”

宫女玉茗瞥了主子一眼，心领神会道：“皇太后的恩典，世妃只管按照心意挑就是了。”

香寿心知不必再多作辞让，便又拜了一拜，“那，太后就恕奴婢厚颜了。”她对那宝盒扫视一番，到头来却腼腆一笑，“件件都是稀世之珍，看得人眼都花了，反倒一件也挑不来，斗胆请太后帮奴婢一帮。”

喜荷朝前点了两点，“那件红玉手钏，还有那件翠香囊，都是好的。”

有一道光自香寿的眼中闪过，她毫不犹豫地捧起了后者。香囊以玉而制，吊着珊瑚米的穗子，镂雕锦纹，通体翠绿。

“奴婢多谢太后赏赐。”

喜荷的双眸也掠过一束光，唇边漾起了令人玩味的笑意，“你匆忙赶来，一定还不曾用晚饭，原该好好款待你的，只是这阵子宫门已经下钥，再要钥匙就得记档，被人吵吵了出去反而不好。既然是应公公偷偷送你进来的，依我说，明儿一早再叫他偷偷送你出去，今儿晚上你只安心在我慈宁宫中。一会子我吩咐小厨房现弄几个精致小菜给你端过去，你就在后院委屈一夜。你们四个给世妃带路，好好伺候着，不许怠慢了。”

香寿连称“不敢”，袖回香雪、衣展春云，随宫女们下去。

浮在喜荷面上的笑意随之一敛，“玉茗。”

“奴婢在。”

“去把你刚才听见的一五一十地讲给赵胜，叫他明儿头一件，就是去镇抚司找孟仲先。”

“奴婢遵命。”

喜荷摇了摇头，身子向后陷入了椅背，神魂则陷入了长久的沉思，直到一阵轻灵的脚步响重新将她唤醒。

销金卷羽间，玉茗手端一只银盆，双膝微曲，“主子放心，都已经办妥了，请主子宽宽神、熨熨手。”

她从喜荷的两手上一件件地卸去甲套、戒指、镯子，再用渗过香料的棉巾将其裹起，浸入泡满了玫瑰花瓣的银盆中。盆里的热水腾起了浓香，淡雾后的玉茗低眉轻言：“这位寿妃娘娘的为人可乖巧得紧。”

熏热令喜荷的两颊微微泛起了一层红光，她浅笑道：“我让她挑首饰，她说不会挑，多为了避免挑中什么我的心爱之物。我把那红玉手钏和翠玉香囊一起指给她，也是有意试探。红是嫡妻所用之色，绿是媵妾，自来都是红压绿，她却拣了那绿的，分明是怕触犯我不是中宫出身的忌讳。这小妮子不但样貌身段风流可人，更难得如此耳聪目明、落叶知秋，真是个尤物。”

玉茗“咯”地笑了一声，“主子这话听起来有些酸。”

“小蹄子作死！”喜荷报以一笑与一叹，“这一年来，三爷倒像是与我生分了许多。继妃詹氏虽和我是同族姐妹，却总不远不近、说话留三分，叫人捉摸不透。直到这时候我才觉着该在摄政王府里放个自己人了，有个风吹草动的，也好时时跟我通个气，省得我总被蒙在鼓里。”

“可听说这位寿妃在盛宠时犯下了一件大错，虽没有废掉名分，可在王府中也毫无地位，怕并不是合适人选。”

“可不是因为她失宠？笼络之术原不在锦上添花，而在雪中送炭，若是得意的姬妾怕还不承我的情呢。不管怎么说，一个这么美又这么聪明的女人，不管她曾犯过什么十恶不赦的重罪，男人也总会原谅她的。何况这一次，她定可以将功折罪。”

玉茗的面上显出一线犹疑来，“东边当真阴狡，近来表面上看着一团和气，背地里却使出这样的下三滥招数。虽说明儿就能把消息递出去，可如此仓促间，不知道那个孟大人有没有本事能解开东边的这个局？”

“他既然有本事接手方开印执掌镇抚司，就不仅能把三爷给捞出来，而且定能把东边自己给装进那口箱子里去！”喜荷双目一闪，提起水渍渍的手。

玉茗拆开裹住其两手的棉巾，从一旁摞有着整叠毛巾的紫檀木托盘中取过一条，轻而又轻地捻在那毛孔尽张、白里透红的皮肤上，每捻两下就更换一条毛巾。毛巾上都衬着金线锁的寿字边，绣着一只只凤凰，凤凰的姿态各异，或衔芝，或望月。而总有一只，不得不为了传说中的重生，而浴火。

二

火，随着拍泥涂藁的箭头乒里乓啷地砸落，映亮了草原的夜空。繁星隐匿，乌云压境。瓦剌人瞬息已卷至营前的拒马——插有长枪的十字凿孔木径，专事阻挡骑兵突击。拒马后，鞑靼士兵们也列好了阵势，都是长年累月在沙场上过日子的人，夜袭下也个个整肃有节，盾牌手在前，其次是弓箭手、长矛手、刀斧手，一层层抵挡着瓦剌的进攻。瓦剌的骑兵有的直接撞在了拒马上，肠穿肚破；有的被飞掷的矛枪刺中，掉下马活活被拖死；还有的被铁箭射穿了头盔，脑浆飞进；但更多的已凶暴地越过了每一层障碍，向大营杀来。

“对方数千，你我只有区区百人，正面迎击必败无疑，只能冒险一试！”在将一只巨大的口袋绑起在驮马的背上之后，齐奢腾身翻上了自己的坐骑，冲身边的另一骑嘶声狂吼，刚硬顿挫的蒙古语音节迅速滚动着，更显十万火急。

中军大帐外的空地上，苏赫巴鲁也已戎装加身，他后牙一咬，重重地点了个头。

两个男人同时高举战刀，对各自的属下、向迥异的方位，锋锐挥出。

势不可当的瓦剌军队已在鞑靼的营垒打开了突破口，狂风骤雨般地呼啸而入。骑士们迫切地刺马，夜风也猛烈地抽打在铁甲上，根本没人注意到极短促的“嗖”“嗖”两声，与此同时，两匹战马的马背上已是空空如也。而在十步外的蒿草丛里，一对套马索则在飞快地收短。

被套绳紧缚的两名瓦剌士兵刚刚被拖近，所有的武装即遭解除。这是一个大约

四五十人的包围圈，中央，一条包有着精铁护膝的膝盖压住了其中一名俘虏的手肘，上方的头盔里传出齐奢的声音，说的是标准的蒙古语：“你方大营，带路。”士兵仰躺在草地中，也许是还未反应过来，总之不回一字。齐奢立马就一把攥住其右手的食指，猛向外一拗，“你方大营，带路。”士兵“噉”了一声，那根手指已呈不可能的角度斜斜地蜷伏在他的手背上。他嘴里蹦出了长串的话，一定不是好话，因为紧接着齐奢就一一折断了他所有的手指，每断一根，重复一遍那简短的要求。

不到马跑半里地的工夫，另外一个瓦剌士兵就眼睁睁看着身畔的同伴两手失去了战斗的资格、耳鼻被割去、眼睛被刺瞎、头皮被生生从头骨上拉下。每一项酷刑都伴随着机械的一句话，仿佛这句话本身就是吞噬生命的恶灵。故而当施刑者把刀戳入其同胞的喉管，把比刀子还锋利的目光戳向他时，这名士兵即刻高喊起来：“我带路！我带路！”

另一侧的死者大张着眼，血自其头、自其脚，缓缓地渗出。

而更多的血则在爆裂般喷炸，触目皆血腥，鲜活的身体一具具四分五裂、内脏横飞。苏赫巴鲁横舞着血染的战刀，掩护副将莫日根独自飞马入夜，直至其马蹄的扬尘也消失，他才拧身断喝：“撤！”顿时，损伤惨重的鞑靼兵将便迫随着主帅往遥遥的荒野里逃去。瓦剌大军踏平全营，咆哮着在其后紧追不舍，若从高空俯视，就活像是有一头小羊羔在被成群的猛兽逐赶，撩起了滚滚烟土。

烟，半死不活地向上卷动，火堆中的炭星子一明一暗。偌大的营地扎在座小山丘上，沉静而旷漠。夜景的山腰中零星浮起了一片影，打头的战马是个被反绑着的俘虏，口内塞着布条，只能将下巴朝前一指。

“王爷，他没撒谎，”开口的是何无为，手持长戈，头戴兜鍪，“瓦剌人长途奔袭只为此一击，志不在防御，大营果然已全体出动，连游哨都没留。”

同样扣着铁兜鍪的齐奢头一点，接着就扬手做了个动作。只见何无为挑过马头，顺来向狂奔而回。同一刻，瓦剌的俘虏被切断了喉管。跟在齐奢身后的几十名骑兵幽灵般四散入敌营，迷梦中的瓦剌人连铠甲都不及穿戴齐整，便被自天而

降的精骑消灭个干净。齐奢清点过己方人数，三死一伤，全歼敌军一百余，倒也很算得战绩辉煌。至此，他才由负重的马匹身上拉下一路所携的裹袋，朝前抖开，里面是一杆接一杆标有着苏赫巴鲁徽号的大旗。

至于徽号的主人，早已被打得是落花流水、埋首逃窜，熊熊的焰光被抛至数里外，夜路漆黑得敌我难辨。突见前面天边升起了一柱红光，是有人在施放火筒。苏赫巴鲁原本率队伍逃向正东方，这之后，却转往光束所现的东南。瓦刺人正诧异间，只见又一支火筒直飞冲天，扯烂了黑色的天幕，接着就听到前方的鞑靼人开始互相传递着不甚清晰的喊声：“就在前方！小心脚下！”

瓦刺人登时寒毛直竖，这是赫然表明信号处有个陷阱在等待着，而两个多月前，苏赫巴鲁正是以同样的佯败引他们落入了大沼泽。何况其时好歹是黄昏，此刻却黑黢黢得五指都不见，如果鞑靼人照施前伎，怕是翻手间就会叫他们全军覆没。犹豫不决之际，追速已减慢，便很快失去了逃兵的踪影。瓦刺的头领下令停行，当下以队尾为队首，大军原路返回去清空鞑靼人的营盘，抢的抢、烧的烧。

荒原的另一端，第三支火筒尖啸着升空。光束根部所照亮的却不是瓦刺人惧怕的埋伏，而只是带领着十来个零散兵将的鞑靼副帅莫日根。他观察到什么，遂奔上土坡，勾起了拇指跟食指把尖利的鹰哨吹得彻天响。不多时，一撮子骑兵闻声而至，马还未停稳，打头之人已跃下，“瓦刺人害怕中计，不敢再追。谕达那边如何？”

莫日根向苏赫巴鲁合胸施礼，“启禀二王子，摄政王的人还没到，再等等看。”

等了将近半个时辰，人马都将息得缓过了劲，才见已把马抽到口吐白沫的何无为。苏赫巴鲁命人为他换过了马匹，便重整旗鼓，由其带路向瓦刺人的驻营赶去。

无眠的天地间浮起了一层白色的微光。

话说志得意满的瓦刺军队从鞑靼那里掠尽了粮秣美女，满载而归。一夜马不停蹄地奔驰了上百里，又困又乏，正欲好好地回营休息，谁知到得扎营的山丘下，眼尖的兵将却尽数变色，“怎的旗子换了？！”

松明全部地大明大放，仿似就为了把这一幕照得更真切：烈烈飘摇在晨风里

的正是敌方大旗。瓦刺人立马一片哗然。

杂乱中突听得身后号角大作，前方的山丘就呼应一般嗡嗡响起了一通战鼓，一批人马已直冲而下。在光照尚未明朗的乳色天幕里，只能看见铺天盖地的烟尘被掀起，不知来众是成百或上千。未赶得上应付这头的激变，那边又已是一阵大乱，明明被赶到了夜尽头的苏赫巴鲁又率人自晨曦中冒了出来，潇洒地抽出流云箭。顷刻之间，鞑靼一方箭如雨发。

大惊之下，瓦刺人只道又中伏兵，没两下侧翼即被冲散，丢下了辎重奔命而去。而那些不幸陷入箭雨中的兵将们，则一一地倒在了大地上。

这一日的朝阳，被血渲染得格外耀目。

丘顶的帐前，齐奢和苏赫巴鲁一身的烽烟斑驳，面盔已揭去，一对风调迥然而同样英武的男儿眉目均是满溢着兴奋，醉意犹新。齐奢的部下仍忙着自马尾上解下一把把的粗枝烂叶，多亏了它们所扫出的雾阵，才能令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瞧起来恍如军马万数、声势壮大。

“兵者，诡道也^[1]，”齐奢说得慢，似在思考如何译得漂亮些，“他们既然能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咱们也能树上开花、反客为主，就算打个平手。”

苏赫巴鲁把一手摁到对方的肩头，半挂下脑袋，“我可当真羞愧难当，为着有事相求，竟险些害谥达命丧大漠。”

齐奢用同一种姿势，笑着把另一手搭去到苏赫巴鲁另一边的肩头，“大漠上能做个男人，在哪儿就都能做个男人，这本事是谥达教我的。而在大汗的眼皮子底下逃离大漠，施展这身本事的机会，也是谥达给我的。至于当年兀尔扎河一战，我如何取胜，天地知，你我知。如果不是谥达不惜身负叛国重罪而私底下向我递送军情，我要么就是遭大王子的部队歼灭，要么就是战败被依着军令状处决，何来他日大胜还朝、封王称摄之风光？可若谥达以为，齐奢应许你所托之事权为报

[1] 句出《春秋》孙武《孙子兵法》。

恩，那就大错特错，谳达待我的一片恩深义重，我终此一生也无以为报。这么说吧，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回谳达半夜里来叫我，说那白狼又来了，你要去宰了它，大王子布日固德不肯跟你去，问我敢不敢一道？我穿上鞋，提了刀就跟你走。现在同那时候一点儿分别也没有，谳达要做什么，齐奢一字不问、奉陪到底。”

一大阵暖风呼啸而过，两个男人默契地用手扣住了另一方的后脑，把额头抵在一处。这动作曾无比地稚嫩，就在那些个逝年中永远有一对异国王子，一个强、一个弱，强者用健勇的体魄和慷慨的公平，弱者用挺拔的自尊和坚毅的眼睛，同时赢得了彼此的敬重。他们都衷心地盼望有一天，可以不仅以人格的平等，并以力量的平等站在一处，今天他们站在一处，凭一个童年的姿态，凭一场生死恶战。世事浩淼间，总有些缘分可令人遗忘人生的空瀚与寥落，这种缘分，存在于男和女，或兄和弟。

苏赫巴鲁把手顺着齐奢的头颈直滑到他后背，用力一拍，“我算明白哈斯琪琪格那丫头了，女人家若被你这张嘴哄过，真没法再跟其他男人。”

齐奢大笑起来，被一些青葱的岁月点亮了双眸，“她，好吗？”

“守贞不嫁。”总是这样的，好男子的出色总要有许多女子的凄美来装点，但因其中的有些女子格外好，就使人难以不黯淡了双眼、沉下音调。一晃眼，苏赫巴鲁已清一清嗓子，容色自如，“最多再过两个时辰援军就能赶到，谳达稍作歇息，我到时候派人护送你回国。”

齐奢的眼仁也幽密而内敛，若封有宝藏的山穴，“这段时间谳达也只管休养生息，待我回京安排一下，晚几个月再给你消息。”

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塞北仍是凉风习习，关内却已经是熏风送暖，家家蒲艾盈门、处处榴花照眼，即将进入响晴之日。